

FENGLIUQIANZAI
FENGLIUQIANZAI
FENGLIUQIANZAI

风流千载

—王朝闻评传

里郎 著

四川美术学院出版社



里 郎 著

风 流 千 载

— 王 朝 闻 评 传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7·成都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3026



1133026

责任编辑：陈 默

封面设计：李 楠

技术设计：叶 兵

风 流 千 载

——王朝闻评传

里 郎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4 字数252千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统一书号：11373·1

定价：2.20 元

ISBN7—5410—0036—1/K·1

目 录

寻美者.....	1
——不是前言的前言	
第一章 故乡情思.....	8
铁打的泸州.....	8
他生在小康人家的困顿之中.....	11
田野交响曲.....	15
美的种子.....	18
故乡弯曲的小路.....	23
第二章 天高地远.....	28
“世界以它的痛苦同我接吻.....”	28
登上艺术的天梯.....	32
冲出夔门.....	35
上海滩啊，上海滩！	38
第三章 烽火人间.....	43
天堂里的穷学生.....	43
与鲁迅的偶然相逢.....	48

	生命进行曲.....	51
	抗日烽火中的“老长工”.....	54
	捉“奸”容易辩“奸”难.....	57
第四章	延河岁月	63
	“二十五个中的一个”.....	63
	宝塔下的雕塑家.....	69
	“再艺术些”吧.....	74
	“你不如把枪收回来”.....	81
第五章	美的选择	86
	姗姗来迟.....	86
	兴趣的奥秘.....	91
	“我有我的干法”.....	97
	“走自己的路”.....	101
第六章	艺苑寻美	109
	无情的情书.....	109
	不知风雨何时休.....	115
	猫虎中的美学.....	121
	艺海明珠.....	126
	他同齐白石和盖叫天.....	132
第七章	动乱年月	139
	灭顶之灾.....	139
	牛棚里的吼声.....	142
	跪着造反.....	148
	来呀，在鼓面上跳舞.....	154
第八章	梦醒之后	159
	乍暖还寒的时候.....	159
	劫后狂生.....	162

	十年一觉扬州梦.....	170
第九章	美的踪迹.....	178
	北国之行.....	178
	江西探源.....	182
	苏州石榴红似火.....	185
	高山流水得知音.....	188
	错把太阳当月亮.....	191
	疑是银河落九天.....	197
第十章	美苑徜徉.....	201
	落花时节又逢君.....	201
	东方维纳斯.....	205
	停顿万岁.....	210
	“卖妖娆就卖妖娆”	215
	病中说戏.....	219
	左右为难.....	225
	不简单.....	230
	梦中吟.....	237
第十一章	风流千载.....	245
	不泯的童心.....	245
	夕不甘死.....	253
	美,伴随着他的步履.....	256
	黎明前的“空中杂技”	259
	“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	263
第十二章	“美是关系”说.....	270
第十三章	“不到顶点”论.....	285
	无言之美.....	286
	期待胜于惊讶.....	288

自有我在.....	291
还说两点.....	296
妙处难与君说.....	299
第十四章 “多样统一”观.....	302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315
——也算是后记	
 附录一：王朝闻小传.....	321
附录二：尺牍选抄.....	323

寻 美 者

——不是前言的前言

北京的沙滩一带，虽不象王府井那么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也称得上是繁华闹市了。不过，从东四往北延伸过去，即可看到大街两边的许多富有北京古城特色的那种小胡同。不论哪一条，只要走进去，尤其是走到偏僻幽深之处，即给人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心远”之感。

当今闻名世界的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美学学会会长王朝闻先生，就住在沙滩附近一条小胡同深处的一个小院子里，显得倒也安详、静谧^①

这是一个比较古老而陈旧的小院，大门上的油漆早已剥落，露出木质的花纹。进门便是一条不长的甬道，抬眼就可看到一排三间连结的平顶小屋。这是主人的客厅、书房和卧室。出人预料的是，室外并无喷泉修竹之类的庭院佳境，室内也无地毯沙发之类的摆设。看去简陋极了，不象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学家的起居之室，倒象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之家。室内除了那一排排

^① 从1989年至1985年冬，王朝闻一直寓居于此。

盛满古今中外各种名著的老式书柜给人一种书香门第之感而外，再就是那些放置在书柜顶上和桌凳上的雕塑作品，还可使人感到这是艺术之家。除此，那些陈旧而零乱的家具，怎么也和主人的身分难以联系起来了。许是出于主人的追求，许是出于客观条件吧？不过，古人说得好：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唐·刘禹锡《陋室铭》）

看来，王老的意趣似乎也在这里。别看他头上戴的官衔那么多，可他从来不把“官衔”看得那么重，就连“美学家”的头衔，他也一再否认，说：“不敢自信已经进入了这门学科的门户。”^①他一向是以文会友，毫无门户之见，也无“功架”可言。同谁都谈得拢，也和谁都合得来，而且总是平等相待，以理服人。因此，演员、画家、作家、评论家，有名的、无名的，相识的、不相识的，都乐于与他“交朋友”，常来他的“陋室”作客，高谈快论。

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王老结识的。从此一次又一次走进这间“陋室”，向他请教有关美学方面的问题。

记得第一次去访问他时，有一个记者与我同去。刚一见面，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开口就喊：“老王同志！”我一听，心里不禁往下一沉，为他这不甚得体的称呼暗暗叫苦。王老却全不在意，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请坐。”说着就去泡茶。

我正想给同伴打个招呼，要他注意一下，不要太唐突了。哪知，他又开口了。

“哦，你就是王朝闻同志呀！”话语中虽然充满了他对王老

① 〈我之为我〉，见〈不到顶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的敬仰之情，但他却把王朝闻的“朝”字，误念成“朝”（cháo）字。我听了，更感到尴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王老转过身来，望着他笑了笑，缓缓地说：“我叫王朝（zhāo）闻，不叫王朝（cháo）闻。也许是我们的汉字发音太复杂了，也许是我这个名字本身就没有取好，所以常常被人错叫……”老人把两杯茶分别放在我和同伴的面前，做了个“请喝茶”的手势，然后端然入坐，怡然自得地说：“我从前叫王昭文，那是父母替我取的。后来，翅膀长硬了，在报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我自己就另外改了个名字，叫王朝闻。”他似有所思，仿佛迷恋着往事的回忆。

我默默地打量着这位被人誉为学术上的“庞然大物”的美学家，他的个头并不高，魁伟，相貌也不惊人。双手纤细，身躯瘦弱；眼窝很深，鼻子很直，脸上总是笑咪咪的，一对慧黠的眼睛，时而半闭着，时而睁得很大，露出智慧而和善的光辉。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听起来清晰、热情、豪爽、真诚，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那天，他内穿一件深色毛衣，外罩一件中式棉背心，没有扣上，自然的敞开着。头上戴一顶炊事员似的小白帽。看去活象一个回民老头，又象一个退休了的中学老师。要是不介绍，我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当今大名鼎鼎的美学家王朝闻。我的同伴，显然也有这种感觉。他老是盯着王老头上的小白帽出神，好象在说：难道他就是为人敬仰的大美学家？……

王老显然也看出了我们的惊讶和疑惑，于是忍俊不禁，带着自嘲而挑战的意味，望着我们说：“怎么，我——和你们想象中的王朝闻不一样吗？”

“不不不，”我的同伴忙摇头摆手地回答说：“你老人家扬名四海，堪称一家，我们是慕名而来求教的。只是想不到你竟是如此朴素……”

“不敢当，不敢当。”王老打断他的话，带着一种近乎戏谑的口气说：“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战国时有一位思想家，名叫鬼谷子。他曾说过：‘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意思是说，老远听到其名声不错，很想能见到他。及至见面一看，却不无失望。时间一长，混熟了，更感到无所谓。说得通俗一点，就叫做‘老远闻其名，见面屁不腾’。”

我们一听，都忍不住笑了，但又很迷惑。

他说：“人们在审美过程中，往往对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产生兴趣，引起注意。但对不熟悉的东西，也能引起探奇寻胜的兴趣。有时，惟其不熟悉，似乎更能引起进一步的注意。陌生的审美对象，有可能成为似曾相识而感到亲切。熟悉与不熟悉，是一对心理矛盾。两种感受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构成激发和保持审美情趣的心理动力。这本来是正常的审美心理活动，但正常中往往又不正常。俗话说‘远香近臭’、‘家花没有野花香’等等，正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人们对近的、熟悉的，反而忽略了它的美的价值。相反，对远的、不熟悉的东西，倒觉得其美无穷，饶有兴味。比如说，外地的歪嘴和尚，那怕他是在念歪经，因为他是外地来的，所以总觉得他比本地和尚高明。”

朝闻先生真不愧为美学家，三句话不离本行，一下就把话题引到审美问题上来了，而且谈笑风生，说得如此通俗、形象、幽默。象是由于习惯，他在谈话时，常常用手势、眼神和表情来辅助。看得出，他很健谈，一开口就很难收住，大有不可扼止之势。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有时象汹涌的浪潮，直扑你的胸怀；有时又象汨汨的清泉，慢慢地在你心中流淌；有时象轰鸣的礼炮，震撼着你的心灵；有时又象梦幻般的神曲，将你引向一个神奇的审美世界。

是呵，是呵，他既是一个真诚的寻美者，又是一个传播美的

信息的人。当他发现了美的火苗时，便情不自禁地、迫不及待地去寻找。一旦他看到了美的火光，便立即扑上去，与它一同燃烧。

朝闻先生是一个热情而辛勤的寻美者，他总是另辟蹊径，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充满阳光的空间，去寻找民族文化之魂，去寻找祖国山水之魂，去开拓新的领域。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寻美者的足迹。他，到处去寻美，到处去传美。

从童年到青年……

从中年到暮年……

从那遥远的地方……

从那弯弯的小路……

他走来了。从四川合江县一个偏僻的乡村走到成都，两次放弃了所谓“铁饭碗”的职业——钱庄学徒和银行练习生，而醉心于美的艺术。从此，一刻不停地走着，一片痴情。

他走来了。从三峡走到西湖，考上了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从此，对美充满了执着的爱。

他走来了。从内地走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此更着迷地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潜心研究起美的艺术。他深知“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道理；他深知理论研究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所以他不仅自己不断搞些雕塑小品以保持创作的实感，而且与许多作家、艺术家交朋友，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他们的心理，孜孜以求地去探索艺术形象的多面性与丰富性，努力去把握各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和规律。他反对理论研究只在书本上转来转去搞概念游戏，他主张不只作家、艺术家才需要直接的生活实践，搞理论研究的人也同样要有某些直接的生活经验。因此，他除了经常参加美术作品草图观摩、美展、文艺座谈等活动之外，

还常常不远千里游历名山大川，走访作家、演员。

他走着，东到吉林，南至苏州，三上黄山，四度巴蜀。他不顾年高体弱，攀登在悬崖绝壁之上，爬行于山涧石缝之中，多次遇着可能摔伤以及摔死的危险，即便到了“欲上不能欲下不得”的地步，他仍然拚命地去寻求别人还没有发现的“美”的景致。成群的山野马蜂把他咬了，他说“不碍事，抗得住，没关系”，唯觉可惜的是丢了一块难得的石头，他非要去把它找回来不可。

“犟劲”逗发了，他硬是钻进荆棘丛中，象觅取一块金子似的去找他那块“命根子”。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他说：“我对这些石头的兴趣，胜过某些雕塑。这些石头虽不规则，但它们给我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创造的天地，并由此去思考与此有联系的艺术创造的问题。”

他探索着，凭着他那一腔热血、一片痴情，不倦怠，不诉说，不停顿地探索着。任你风狂雨骤，任你雷打火烧，他始终不急，也始终不慢，步履沉稳地探索着。就这样，《刘胡兰》、《民兵》等雕塑作品，一件一件地出现在美术画廊里；就这样，《新艺术创作论》、《一以当十》、《喜闻乐见》、《面向生活》、《开心钥匙》、《论凤姐》、《不到顶点》、《了然于心》、《再再探索》、《审美谈》等美学专著，一本一本地出现在文坛上。欣赏他的雕塑作品，读他的理论文章，正如聆听他的报告、讲话一样，毫不费力，觉得仿佛在听故事、摆龙门阵、读小说、看戏，往往能获得一种美的享受。他那闪光的思想，机趣的谈锋，精辟的见解，往往令人为之折服。他既能入乎其内地作深透细致的理论分析，又能出乎其外地信手拈来，以小见大，找出其创作与欣赏的规律。……想不到，我一下竟想得这么多。

哦！刹那间，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坐在主人的小客厅里，而仿佛置身于庄严的艺术之宫。是莫高窟，还是千佛山？是卢浮

宫，还是金字塔？不，是在美的崇山峻岭之上，我看到了一位竖着满头倔强的白发的老人，正在不停地攀登着……什么年老，什么体衰，什么疾病，都不在他的眼里。他那颗“夕不甘死”的心，正强有力地跳动着，正燃烧着希望之火。……

作为一个被人们戏称为“庞然大物”的美学家的王朝闻，对于作为一个具有宏伟思维空间的王朝闻，他无异于一座天然的美的金矿。

我好象一个“拾”美者，不啻为这座美的金矿所迷恋，禁不住在它的边缘上俯身拾起一块块美的矿石，而且延颈举踵，总想窥视一下其中的奥秘，于是 I 开始了吃力的探寻……

第一章 故乡情思

铁打的泸州

灿烂的文化，有时是通过奇才的涌现不期而然地显示出来的。

人们一向把四川称为天府之国，除了因为物产丰富、风光奇特之外，不就是在这片沃土上曾孕育出象李白、杨雄、司马相如、苏东坡、杨升庵等这些一大批奇才么？王朝闻也可说是其中的一个吧？不过，奇才们的境况各有各的“奇特”之处罢了。

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奇才对自己的出身、地点和时代，他是无法选择的。

阴差阳错，想不到大美学家王朝闻竟然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论时代，他不象李白那样身逢盛唐，而且还有偶然闯进皇宫享受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的机遇；论地方，他不如苏东坡生活在象眉山那样的优美环境里。他，王朝闻偏偏生在封建王朝末期最腐败的清朝；地方又是那样的偏僻、贫瘠——四川合江县。

合江，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从历史记载看，它是重庆以上长江岸边建制最早的县份之一。公元前一一五年，即汉武帝元鼎二年，在汉王朝的版图上就

有它的一席之地。不过，那时不叫合江，直到北周保定四年，因贵州赤水河与长江交汇于此，才取名为流传至今的县名——合江。

从地理位置看，合江位于北纬 28° —— 29° 。东经 105° —— 106° 之间，年平均气温为 18.2°C ，是川南热量条件最好的县分。土壤为红色含钙泥岩，肥沃而利水透气，最适宜荔枝树生长。所以，合江县被称为“荔枝之乡”。

合江县地处川南，东邻江津，南连贵州，北接泸县，西靠纳溪。地处川南要冲，扼黔北之咽喉。境内也有一些奇山异景，比如：笔架山、白鹿洞、云台寺、白龙池、穿风洞等古迹名胜，虽然无法与峨眉山、九寨沟、青城山相比，但在川南一带也还有点名气。当年的苏东坡、黄庭坚等骚人墨客，据说也曾来此光顾过。不过，这些对土生土长的王朝闻说来，似乎并不觉得怎么样，正如生长在西湖、庐山、峨眉、桂林等风景名胜之处的当地人一样，他们对这些名胜之地的美感就远不如外地人那样敏感而强烈。也许，这就叫做“入芝兰之室，久而不觉其香”吧？要不是家乡的奇山异水，连同着家乡人民的纯朴、厚道、正直、善良的品德，早已无形地浸润在他的心灵里了，而成为一种不易觉察的潜在能量，暗暗制约着美学家的为人、治学和追求……

绝顶凭临眼底空，
怒号戟影剑光红。
驻马高岗天地窄，
群山低首拜英雄。

这是当年朱德元帅任护国军旅长驻扎泸州时，题在合江云台寺墙上的一首诗。它，就曾在美学家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而立下了“心远志高”的志向。

川南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谚语：“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意思是从军事角度看，重庆三面环水的地形，是天生的要塞；泸州则象铁打的一样坚不可摧。这“铁打的泸州”，并不是指当今的泸州市，而是指当年合江县西北焦滩乡的神臂城。

公元一二三五年，即南宋理宗端平二年的时候，蒙古劲旅从陕甘入川，分路沿嘉陵江和岷江而下，直取重庆。南宋军民为了抗击蒙古铁骑，在合川构筑了“钓鱼城”；在合江则修建了“神臂城”。

这座城堡选在一座由大石崖形成的半岛上，象神仙的手臂一样伸入长江。三面环水，势如天堑；东面与岸相连，依势修筑了坚固的城门、耳城、护城池和炮台等设施。整个城堡依山取势，沿着峻峭的神臂崖修筑，东西长约五里，南北宽二里多。城下绝壁悬崖，插翅难飞。真个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好要塞。城堡修好后，当时泸州知州曹致大即将泸州治迁来。这座“神臂城”与合川县的“钓鱼城”，遥相呼应，成为分扼长江和嘉陵江的水路咽喉，屏障重庆和川东广大地区达三十余年。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南宋灭亡两年后才最后失守。当时守将王世昌，城破后以身殉国，城内军民战死不降，为合江县写下了最光辉的一曲壮歌。被囚在北京的文天祥闻此凶信，立即挥毫写下了《泸州大将》一诗：

西南失大将，
带甲满天地；
高人忧祸胎，
感叹亦歔歔！

“铁打的泸州！”王朝闻每提到家乡的这一古老事迹的时